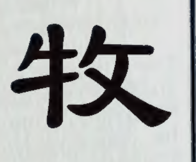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illegible]評卷之二十三目

風力上

胡建　第五種

何並 二見　董宣

趙熹　周紆

孫寶　羊陟

蘇章　吳樹

橋玄　陳碩

蘇正和　孔翊

王暢二見　高堂隆

褚玠　賀循

顧憲之二見　宋翻

沈瓚之　卞延之

蘇瓊　李令質

李朝隱　左震

牧津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胡建

胡建字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

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察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恭、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止之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

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兩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卒圍盜蓋主聞之與外

人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他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爲軍正丞斬御史、爲渭城令、侵辱長公主、必非一味莽莽者所能、余不難此公有異膽、而難此公有貞心。穿北軍壘爲賈區、

卽此一事、大較監軍使者、胥利鈎軍人心怨憤、故建乃得以恣行其敢、然非懷中之奏、與國容軍容之詔、是犯上亡等、淺於擐臂稱亂矣、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第五種

第五種拜高密侯枏、是時徐兗二州、盜賊孳蕃、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畜、勸厲吏士、賊閈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臨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衞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强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客、遂得情狀、州內振慄、朝廷嗟嘆之、

風裁之刺史、非得此抗厲一從事、庶幾於

一郡恐未便能使與擾之太守其手乃可

何並

何並爲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邛城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巳時又見其親免不發舉欲無令留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送之行林卿懈且從賓客去至涇樹令騎奴還

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並鬪之、從吏兵自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代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間徑馳去、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計已失林卿、曰、王因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首、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塚舍、使剝寺門鼓、林卿因亡命、衆庶讙以爲實、太后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善之、遷潁州太守、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

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贓累千金，並出守，過辭
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
鉗。並曰：罪在負天子法耳，不在於太守也。元懼，
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款，以氣
力魚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
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三
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
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無令
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傑惡，雖遠去，當得

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趙李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淨、表善好士、見祀潁川、

斬侍中奴頭、至太后爲之乞哀、鍾廷尉爲弟請末滅、而竟案致其死、守令能行其法、乃出於哀帝之朝、可怪也、○明知所縛者爲奴、而故認爲主、臨事大有機權、

董宣

董宣徵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

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豪强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

惟廉乃得以成其剛、○董少平不特一强項吏、臨事應機、大有作用、妙在候其隙乘而即以掊殺、法乃得行、少遲回、則中[illegible]矣、

趙熹

趙熹少以節行著名光武初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嘗爲瑯琊相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車窮詰其姦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良疾病臨視問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善今法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而死帝悲傷其意貸子春而遷熹平原平原多盜捕斬其渠帥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

身、可貸徙京師近郡、實畿輔、且廣上恩、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焉、

一編民能令國君以垂沒乞憐於天子、眞稱大豪矣、如此執持、乃見風力、

周紆

周紆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

相試送殺縣中尤無常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
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渤海
太守每行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
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紡廉潔無
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
遷召陵侯相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閭里豪強以對紡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郡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踧踖京師肅清

　廉潔無資之人大都性讐猾吏志除豪賊漢吏奈何以入酷吏乎余爲此君一洗之

孫寶

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剛直不苟合寶請爲布衣交乃署文爲東郡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

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更思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

侯掾數言、具見生平識力、但孫子嚴能舉剛直之吏、而不能展剛直之用、何耶、

羊陟

羊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

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竪相姻、私公行賄賂、陟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寃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京師畏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風裁矯矯、根抵皆在一廉、

蘇章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歸鄉

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

若清河守之罪、必不可不舉正、則不爲設酒餚、陳生平之好、尤見直躬而行、倘曰私恩不能憖、則多此一番欵昵、徙令二天太守、悲喜不能自由耳、

吳樹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

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到縣遂誅龔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後爲荊州刺史辭龔龔設酒因鴆殺之

不受賊虜將軍之請托其見氣魄然辭龔而就飲卒爲所鴆明哲之道似不如此

橋玄

橋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乞爲部從事窮案其奸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

客、具考贓罪、冒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
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冒
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後爲漢陽太守、時上邽
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市、一境皆
震、

一功曹、便有許大風力、爲漢陽太守、視一
貪令、復何足言、

[illegible]頵

[illegible]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

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任爲郡督郵分掌縣臨主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亨拔爲主簿州郡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劾索沛王壽錢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劉國河間王琛爲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籓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預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并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剛正之士、乃亦以門客車馬爲念耶、按沛獄之執持、更勝三千人之救護、

蘇正和

武威太守倚權貴暴恣、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

正和大有骨力、蓋勳亦大有識見、非此賢

長史、終墮殺機矣。一從事乃欲案致太守之罪、如此舉動、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孔翊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投水固可、得無閉目不視、又是一重公案乎、

王暢

王暢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具帝鄉貴戚、

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贓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

南陽不可問故須以此公霹靂手治之然發屋夷竈則幾於焚掠矣

高堂隆

泰山太守薛悌命高堂隆爲督郵郡督軍與悌

爭論召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昔舒寬見稱仲尼歷階趙彈秦筝相如進缶臨臣名賢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太守爲督軍所呵其人可知幸此督郵爲太守吐氣

褚玠

褚玠炫之曾孫太建中山陰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跼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

史中丞玠剛毅聰決有直繩之稱

玠是識幹第一流人所以不遠從政之言

不肯苟心自分○嗟乎爲令而除殘去暴

使奸吏跼蹐無所容定然毀言日聞矣

賀循

賀循操尚高厲才鑒清通歷試二城刑政肅穆

廷尉張闓住在小巷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

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

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遂名詣循質之循曰見

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衙致罪、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固是賀太傅先聲所致、然張闓畢竟是謹畏人、不然、亦未便奉法若此、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淳也、憲之祖覬之、嘗爲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後竟代之、累爲吏部郎、

强明之令、而爲政甚得民和、吏非俗吏可及、

宋翻

宋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吏請焚之、翻曰、置高墻下、以

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鑽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欲作威以買名者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震京師

近於搏擊

沈瓚之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坐清所以獲罪，古今一體，曷足怪乎。

卞延之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

長裁之、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憤、今巳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士、拂衣而去、

剛與傲別、有意裁之、至積不能容、則直以傲相加矣、此延之所以投憤也、

蘇瓌

蘇瓌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恚

非冤恨之由是遐外從不得入父之斂指所入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前長史張取鉅萬瓌單身襆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奏宜都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倍租調以免勞弊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

蘇瓌父子皆著風節為一代名宰相然其為刺史時挺然風裁已可識立朝節槩

李令質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案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欲釋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令質曰、設以獲譴流放嶺南、亦爲幸也、

雷霆不測、流放豈可幸邀、守陛下法、死無

所恨、此言足令中主心動、

李朝隱

李朝隱舉明法、受臨汾尉、後爲安令、有宦者閻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於同、召見賞慰之、尋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屛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

行法自當從貴近始、

左震

左震爲黃州刺史、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幸肅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山川、巫皆盛服、中人領護、所至干託、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艷、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險狡不法、馳入黃州、左震至館請事、門鐍不啓、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乘傳之巫方震、不畏天子、而馘斬籍贓、刺

史可謂有權帝亦竟不加罪此唐肅之爲英主也○此事非常法亦非可常用何者巫方托禱祀以康皇躬其一巫斬而肅宗之不豫彌甚不將爲柄臣所藉只一作此思維便多顧慮左震只以一怒便破綱而入此處勢難停手所以不至瞻前顧後

牧津卷之二十三 終

牧津卷之二十四目

風力下

程　琳 三見　　王　彬

晏敦復　　龎穎公

范子夷　　陳　著

胡安國　　葉義問

張特立　　承　暉

道　同　　楊繼宗 三見

葉　信　　劉源清

胡世寧 二見　　吳　悌

牧津卷之二十四　風力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韋澳

韋澳爲京兆尹時鄭光以宣宗之舅莊吏頗恣横爲里中患積歲徵租不入戸澳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内庭用臣爲京兆尹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臣未敢奉詔上曰

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天子亦爲之語塞、莊吏完課之外、亦無別罪、杖而追逋、逋完而釋、何嘗廢法、

崔皎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吏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

如此行法、自不至問責萊儒矣、

崔罕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

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罰、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罰止貶湖南觀察使、

人臣惟不計一身利害、何法不伸、然風力以得中爲度、乃得必行無格、

惕場

楊瑒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逋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賦夫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繇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爲逐日知

楊瑒爲令、已侃侃有大臣風度、及爲御史、廷奏數語、氣勁詞嚴、有鐵面之致、

楊德幹

楊德幹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使人主視百姓爲萬年令之百姓、擾民之事、誰敢撓法、

崔隱甫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鶵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鶵、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累官刑部尚書、封清河郡公、玄宗欲相之、曰可見牛仙客、不奉詔、隱甫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

人主不能從一令乞梨園弟子、如此人豈

肯見牛仙客、

陸大同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史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史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史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史新與王晉附會太平公主、

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退衙、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惟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

一司田便能始終執法、人之能行胸臆、豈必尊官乎

柳公綽

柳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雅、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累遷

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行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輕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長慶初、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供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賜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騎、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

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尋檢校戸部尚書、山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廐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關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罪減論、公綽嘗曰、吾涖官、未嘗以喜怒加于人、子孫其昌乎、

使驛供道地方苦于兵火條檢定數似此實政更勝風裁惟是謂贓吏之犯法法在此語未然以萬姓之脂膏供贓吏之攫噬姦吏特令一人之覆盆而贓吏竟使一國爲懸磬以此相較情罪相懸所當首誅尤在贓吏

薛元賞

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惡少以黛墨鑱膚夸詭力爲剽寇坊閭苦之元賞至府三日收杖死者

三十葉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常詔胡
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譁元賞使
尉覘之云神策卒訴事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
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
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劾之隸走告仇士良
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
殺之而白服以詣士良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
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
禮于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爲國惜法

元賞巳因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難、呼酒與飲、歡而罷、繇是軍卒畏戢、百姓以安、

大凡威嚴必濟以權術、方能必行無阻、元賞妙在先殺此卒而後見士良、又妙在不拒士良之飲而爲之歡罷、故于令必行、而於勢無格、

李楚金

李楚金爲貝州司法參軍、其刺史不悅于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

不敢出、州縣吏錄別駕巳下、不敢禁、楚金喬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巳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錄是大理、

此刺史可與攀轅擁道者、相對爲榜樣想其在州時、亦不欲令人觀耳、

王播

王僕射播、以監御史拔雲陽丞源咸李賍、風聲凛然、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作禍福、舉朝

深避其鋒播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播爲三原令求其不足于禮以持之播至尹署禮無不具出實筭外加更畏焉縣編戶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政播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堂上令拜曰敬桑梓宜如是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頔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蒼頭播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而與民均法播長于吏術剖折如流黠吏詆欺無

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撰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屬無不歎服

京兆尹欲過求一屬令、勢自不難、亦播之先聲、夙有以懾其氣耳、

梁夢昇

梁夢昇知德州、郭貴族人親吏頗爲奸利、夢昇以法繩之、貴遣人以事告史珪、圖去夢昇、珪悉記于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言、邇來中外所任、

皆得其人、琎遽出懷中所記以進、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眞精强吏也、因以記紙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琎因此怏怏、

人主留心吏治若此、烹阿封卽墨、何能擅美于前、

李絳

李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援

民。絳擒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併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

一華州刺史。使人主預戒其所遣。李絳可謂不愧大臣矣。○唐宋刺史郡守。多以使相出鎮。望孚而權重。故能令人君之注意若此。

柳子華

柳子華、質。行剛方、爲昭應令、撿校工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圍于市、狥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尾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送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稅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列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

能杖殺權相奴、小民又何敢以匿官物、質行剛方、素孚于人、何令不行、

程琳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賂其妻子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

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答

而歸其妻，琳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辟連姻之勢犯，還入宮之女子，二事皆能得之于人主，正見宋之法度猶嚴，

王彬

王彬知撫州，州民李甲饒英倚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器服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嘗强取人拏，配嶺南，州里

肅然爲京西轉運使從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贓下吏忤太后意不顧也

治一豪民何足爲州官難惟發內戚之贓吏方見持法之堅

晏敦復

晏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敦復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

其不附巳、使腹心之人啗之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平居靜默、恂恂自如、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强禦、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敦復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不可得、嘗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爲之危、敦復處之裕如、神色不動、剛大之氣、生平未嘗少折、

恬退人自能饒骨力

龎頴公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頴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甞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頴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

遂華、

頼公不但能砥柱中流、且能力撼山嶽、宇

宙何可無此輩人

范子夷

范子夷忠宣公次子、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

玉仙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繇其

門者甚衆、子夷到觀中、主相待倨、子夷亦不爲

禮、主頗不平、謂子夷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

宫觀、恃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

欲之乎，子夷笑而不答，主益惑之，屢詰何實，中
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綱紀，欲以
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
極峻，子夷親踪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
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
治汝矣，各痛笞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
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
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
國安，子夷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有以告者，遂

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執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即命扃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于神宗、范子夷非常才、願陛下識之、

京邑首令、治一黃冠、何足爲范公難、特以勢傾一邑之時、而持正不爲所惑、竟能發

其奸盜之狀、不但力量過人、即才略亦自過人、

陳著

陳著出授福安令、改知嵊縣、時宗室外戚有居嵊者、持一邑權、前令率以譴去、閱令者十有七年、著至政教並舉、獨持風裁、諸豪乃斂戢、民賴以安、在嵊四年、代者至、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十里、至城固嶺、民不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宗、謂著何以處我、著曰、

義利明而取予當、敎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累官監察御史、知台州、

獨持風裁之人乃曰愛細民而公巨室、人情安得不懷、

胡安國

胡安國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每事必有論列、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可言也。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尋兼侍讀。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四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恃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

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

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

胡康侯以端儒立朝、其持論眞爲社稷爭利害、不爲一人爭意見、諤諤之度、已不可及、況在柄臣炙手之時、如此丰骨、尤不可及、但惜爲秦檜所留、

葉義問

葉義問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即疏時相奸邪，分敎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饑，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權要，不爲不祥事，常先白檜，罷

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

釋是何以服他人、知此義也、安肯爲不祥

事、○一生眞是慷慨、

張特立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

舍、捕治之、豪家斂跡、民賴以全、

特立之意在借五將軍以創諸豪戚

承暉

承暉本名興福、歷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

拒左璫、杖豪民、朝廷聞而嘉之、亦執法者

會逢其適耳、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强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繇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

時有土豪數十人，遇市中持珍貨者，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錢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破械者方暴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恃勢凌人，同按法治之，同疏未至，亮祖之疏已先奏聞，上不知其繇，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達，上

以其精明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坐亮祖罪二使同日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惜之同往峭直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榜一聯士罪當笞本意欲得醫遣卒詣同獬之同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後同卒于官縣吏有奏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為神云

始終成其為峭直

楊繼宗

楊繼宗守嘉興時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死者繼宗揭示要衢曰孔清軍打死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無宗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以侍御清戎但當剔奸剗弊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臨行亦欲許宗之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紙簏復啓而示之孔愧服而去

揭直指于中衢恐無此體然入告之言自一正

葉信

葉信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閒閹勢張甚奉命鎮閩者爲某每行郡二守佐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所至無不人人惴恐者信乃令四徒肩輿入閩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怒自道上令迴輿南面停而笞丞以數十

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
閣大沮、下堦而迎信、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
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信、取庫金滿千、遣吏
齎記與之、閣覺、又大怒、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
府聞之、稍梗閣、閩中閣勢大衰息、信倡之也、
泉守不以一味威稜、馭此亦大有權術、故
使其喜怒不能自繇、

劉源清

劉源清初爲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

辦、而以逋事繫者百餘人、源清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告、源清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令理孫氏逋、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積歲所負者咸入、向以逋事繫者、更得寬釋、

責逋惟在一切法、但貴賤雖不當論、而腴瘠貧富、則不可不辨、

胡端敏公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初爲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

需蝟集、群從橫甚、世寧悉以法裁之、且謂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其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民、千百年立國根本、其何敢不恤、王繇是緝下、無敢作姦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作柴炭、撫巡業已與之、世寧指畫利害、娓娓乃止、正德間、復補寶慶府、聞珉府受詞縶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者、必并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僞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愆、世寧曰、王初封、校尉遍沙衡寶永四府、今收回

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世寧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

端毅公自爲司理，而郡守，而監司，無不[illegible]藩府之地，而持正則始終如一。

吳愉

吳愉初令宜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illegible]官敲充，白郡，郡守增之，愉曰：已有。郡守覎視曰：尚

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愉立郡守左庫

無惻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家、歛手不敢犯、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寧裳而觀者、惻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惻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吳公發言吐詞、侃侃正氣、常盈面目、而善近于玩、令人內愧、

牧津卷之二十四　終